

历代笔记小说小品选刊

# 酉阳杂俎

[唐]段成式 撰

许逸民 注评

学苑出版社

历代笔记小说小品选刊

[唐]段成式 撰

学苑出版社



历代笔记小说小品选刊

酉 阳 杂俎

[唐]段成式 撰  
许逸民 注评

学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酉阳杂俎/(唐)段成式撰,许逸民注评 . - 北京:  
学苑出版社,2001.10

(历代笔记小说小品选刊)

ISBN 7-5077-1467-5

I . 酉… II . ①段… ②许… III . 杂著 - 中国 -  
唐代 IV . Z429.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8657 号

学苑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

总编室电话:010-68281490

发行部电话:010-68279295

永清印刷厂印刷 各地书店经销

787×1092 32 开本 12.625 印张 220 千字

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000 册

定价:16.00 元

NADIC 107

## 前　言

《酉阳杂俎》是中、晚唐之际出现的一部杂俎体笔记小说。现在的小说史家，一般是以“笔记小说”和“野史小说”对言，认为二者既是对汉魏六朝“古小说”（志怪小说、志人小说）的直接继承和发展，又是对唐以下笔记体作品的概括与区分。二者的分野在于：“笔记小说偏重于记叙故事，具文学色彩；野史笔记偏重于记载史料，具史学色彩。”（石昌渝《中国小说源流论》）这里还使用了“杂俎体”这一概念，并非完全因为原本书名如此，更因为《酉阳杂俎》一书确实文备小说诸体，不仅包括本色当行的志怪、传奇，也包括杂事、琐语，乃至于考证，似这般熔诸体为一炉的书，也只有“杂俎”的称呼才可以当之。至于作者在序言中迳称自己的书为“志怪小说之书”，而清修《四库全书》又把它著录在子部小说家类琐语之属，这不过反映了不同的时代对小说文体的不同认识，或者说是在认识《酉阳杂俎》一书的主体方面略有差异而已，其实和我们现在的说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

《酉阳杂俎》的作者段成式（803？—863），字柯古，临淄邹平（今属山东）人。他是名父之子，其父段文昌曾任唐穆宗朝宰相。说起来段家也算是唐朝的

开国元勋，成式五世祖段志玄曾以千人跟随李渊征战，累迁镇军大将军，被封为襄国公。但后来家道一度中落，至段文昌始得复振。文昌于穆宗时拜相，文宗时为御史大夫，封邹平郡公，太和九年（835）正月卒于剑南四川节度使任所（今四川成都）。段成式的前半生未见登第释褐之事，大抵随其父宦游各地，主要是往来于京蜀之间。

段成式的生年，史无明文。今存《送僧》诗有云：“形神不灭论初成，爱马乘闲入帝京。四十三年虚过了，方知僧里有唐生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五八四），据考，此诗当作于会昌六年（846）武宗死后。上年武宗毁佛，宣宗于六年三月即位，反其道而行之，敕令恢复寺院，故成式感叹“方知僧里有唐生”。诗中明言“四十三年虚过了”，虽属用典（见《史记·蔡泽传》），亦可能实指其年。由此上溯四十四年，则为德宗贞元十九年（803），这大约就是段成式的生年。此时其父正在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幕中作校书郎，今之四川成都也就成了段成式的出生之地。

唐宪宗元和二年（807），段文昌得到宰相李吉甫的援手，擢登封尉、集贤校理，再迁左补阙，其家遂迁居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。此时段成式刚满五岁，第一次随父来到京城。至穆宗长庆元年（821），其父为相一年即请退，乃以同平章事充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十九岁的段成式亦偕往成都，这当是他第二次入蜀。三年后的冬天，其父又被召为刑部尚书，段成式亦再次进京。文宗太和元年（827），其父以御史大夫出为准

南节度使，段成式也便离开京城，先是到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幕府（治润州，今江苏镇江）任记室，很快又转赴其父的扬州（今属江苏）任所。太和四年，其父自淮南移镇荆门，段成式也来到荆州（今属湖北）。当年段成式的祖父段湾曾在枝江、江陵一带做地方官，死后即葬于荆州，其父段文昌就是生长在荆州，所以荆州对于段成式来说等于是祖籍。他在荆州生活了三年，太和六年冬其父自荆南节度使改剑南西川节度使，他又随之第三次入蜀。九年三月，其父卒于成都任上，年六十三。这一年岁末或翌年年初，段成式返回长安，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十九“开成元年（836）春，成式修行里私第”云云即记此事。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京，此后似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居留。其间于开成初以父荫入官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。开成五年（840）时，以秘书省著作郎充集贤殿修撰（见《金石萃编》卷一〇八《寂照和尚碑》题署）。后在会昌三年（843）曾与张善继等人“连职仙署”。又三年，“职于京洛”（见《酉阳杂俎》续集卷五《寺塔记》小序）。

宣宗大中元年（847），段成式出“刺安成”，也就是《旧唐书》本传所说的“为吉州刺史”。吉州治庐陵，即今江西吉安。七年，归京。在外凡六年。九年，又出为处州（今浙江丽水）刺史。任满后，坐累解印，寓居襄阳（今湖北襄樊）。当时在襄阳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的徐商，召段成式为幕府从事，这使得段成式有机会与麇集襄阳的温庭筠、温庭皓、余知古、韦蟾、周繇等人往来唱和，诗酒自娱。但时间不长，

段成式又于懿宗咸通元年(860)被起用为江州刺史。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。三年以后，入朝任太常少卿。咸通四年六月卒官(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五一引《南楚新闻》)，年约六十岁。从上述履历可以看到，段成式一生奔波无定止，足迹遍及今四川、陕西、浙江、河南、江西、湖北等地，说他是一个见多识广、阅历丰富的人应非虚誉。

《旧唐书》卷一六七、《新唐书》卷八九《段文昌传》均附有段成式传记，但少则几十字，多亦不足百字，记事简略，语焉不详，从中根本无法窥见段成式其人的性格及才情。好在唐、宋人笔记中载有十数条轶事，其中虽然有虚饰夸诞之处，但也足以让我们领略到段公的风采。下面不妨略举数例，以表现段成式其人的几个侧面。

一、少好驰猎，狂放不羁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九七引《玉堂闲话》云：

成式多禽荒，其父文昌尝患之。复以年长，不加面斥其过，而请从事言之。幕客遂同诣学院，具述丞相之旨，亦唯唯逊谢而已。翌日，复猎于郊原，鹰犬倍多。既而诸从事各送兔一双，其书中征引典故，无一事重迭者。从事辈愕然，多其晓其故实，于是齐诣文昌，各以书示之，文昌方知其子艺文该赡。山简云：“吾年四十，不为家所知。”颇亦类此。

又，《清异录》卷下云：

段成式驰猎饥甚，叩村家主人。老姥出彘臛，五味不具。成式食之，有馀五鼎，曰：“老姥初不加意，而殊美如此。”常令庖人具此品，因呼“无心炙”。

二、研精苦学，博闻多识。《旧唐书·段成式传》说：“以荫入官，为秘书省校书郎。研精苦学，秘阁书籍，披阅皆遍。”这是开成初年的事，当时段大约三十四、五岁。实际上在此之前，如前引《玉堂闲话》所说，馈免隶事无一重出事，已足以说明段之博学。《旧唐书》本传还说：“解印，寓居襄阳，以闲放自适。家多书史，用以自娱，尤深于佛书。”这是大中末年的事，段已近甲子之年，仍然好学不倦。段成式的博闻多识在当时是很出名的，传来传去，甚至搞得神乎其神。如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九七引《南楚新闻》云：

唐段成式词学博闻，精通三教，复强记，每披阅文字，虽千万字，一览略无遗漏。尝于私第凿一池，工人于土下获铁一片，怪其异质，遂持来献。成式命尺，周而量之，笑而不言。乃静一室，悬铁其室中之北壁。已而泥户，但开一牖，方才数寸，亦缄鐍之。时与亲近阅牖窥之，则有金书两字，以报十二时也。其博识如此。

又，《云溪友议》卷上云：

故太尉李德裕镇渚宫，尝谓宾侣曰：“余偶欲遥赋巫山神女一诗，下句云：‘自从一梦高唐后，可见无人胜楚王。’昼梦宵征巫山，似欲降者，如何？”段记室成式

曰：“屈平流放湘、沅，椒兰友而不争，卒葬江鱼之腹，为旷代之悲。宋玉则招屈之魂，明君之失，恐祸及身，遂假高唐之楚以惑襄王，非真梦也。我公作神女之诗、思神女之会，唯虑成梦，亦恐非真。”李公退惭其文，不编集于其卷也。

此条是否真为李德裕事，史家尚有疑议，可不作定论，但段成式之评屈、宋，得其妙谛，即令博学如李德裕者，“退惭其文”也是理之必然。

三、为政有善声。《新唐书》卷四一《地理志》处州丽水县下云：

东十里有恶溪，多水怪，宣宗时刺史段成式有善政，水怪潜去，民谓之好溪。

“水怪”的说法有些玄，不过段成式于大中十年（856）秋在处州所作的《好道庙记》曾写道：

予大中九年到郡，越月方谒。至十年夏旱，悬祭沉祀。毒泉蠹石，初无一应，始斋沐诣神，以诚附篆，一掷而吉。其日远峰殷雷，犯电烻云。半夜连震，大雨如瀑。

这是说他带头祈雨，以缓解旱情。如果剥去此事的迷信外壳，或者就可以说段成式在处州任是关心民情的。这一点在《酉阳杂俎》的诸多故事中也有所反映，如前集卷十四《诺皋记上》云：

贾相公(耽)在滑州，境内大旱，秋稼尽损。贾召大将二人谓曰：“今岁荒旱，烦君二人救三军百姓也。”皆言：“苟利军州，死不足辞。”贾笑曰：“君可辱为健步，乙日当有两骑，衣惨绯，所乘马蕃步鬣长，经市出城，君等踪之，识其所灭处，则吾事谐矣。”二将乃裹粮、衣皂衣寻之，一如贾言。自市至野，二百馀里，映大冢而灭，遂垒石标标志焉。经信而返。贾大喜，令军健数百人具畚锸，与二将偕往其所。因发冢，获陈粟数十万斛，人竟不之测。

四、长于文学，尤精骈文。段成式寓居襄阳时，与温庭筠等人诗酒唱和，颇多风流。他们的唱和之作，后来由段成式结为一集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汉上题襟集》十卷即此也。这本唱和集早已散佚，段成式、温庭筠等诗作(见《全唐诗》卷五七五至五八四)今或有其逸篇，但已远非原书面貌。唯此书当日流行时，被认为“大抵多闺闼中情昵之事”(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别集卷二六)，未尝获得佳评。《唐诗纪事》卷五七记有段、温等人光风亭联唱事云：

光风亭夜宴，妓有醉殴者，温飞卿曰：“若状此，便可以‘痕面’对‘捽胡’。”成式乃曰：“捽胡云彩落，痕面月痕肖。”又曰：“掷履仙凫起，撩衣蝴蝶飘。羞中含薄怒，颦里带徐娇。醒后犹攘腕，归时更折腰。狂夫自缨绝，眉势倩谁描。”韦蟾云：“争挥钩弋手，竞耸踏摇身。伤颊讵关舞，捧心非效颦。”飞卿云：“吴国初成阵，王家

欲解围。拂巾双雉叫，飘瓦两莺飞。”

这件事尽管表现出段成式诗思敏捷，然而诸人所咏实属无聊，仅此一斑，我们也许可以推见《汉上题襟集》的全貌。

《旧唐书·李商隐传》说：“商隐能为古文，不喜偶对。从事令狐楚幕，楚能章奏，遂以其道授商隐，自是始为今体章奏。博学强记，下笔不能自休，尤善为诔奠之辞。与太原温庭筠、南郡段成式齐名，时号‘三十六’。文思清丽，庭筠过之。”《新唐书·李商隐传》也说：“商隐俪偶长短，而繁缛过之。时温庭筠、段成式俱用是相夸，号‘三十六体’。”按，李商隐、温庭筠、段成式三人都排行十六，故合称其俪偶文风为“三十六体”。今天看来，三人中李商隐文学成就最高，温不及李，段又不及温。清张嘉穀《卧雪诗话》评论说：

段酉阳与温、李并称“三十六体”，非唯不及李，亦不及温。僻典涩体，至不可解，与所著《酉阳杂俎》类书相似。其奇丽似长吉（李贺），实非长吉。其沉厚似昌黎（韩愈），实非昌黎。其纤密似武功（姚合），实非武功。当为唐诗别派，后人亦鲜效之者。

袁嘉穀的批评极为中肯，堪称“三十六体”的盖棺定论。然而话说回来，段成式作诗固以“僻典涩体”，逊于李、温，而所撰骈文却应推为一时作手。宋初姚铉纂《唐文粹》，于《送穷文》一篇弃韩愈作而选段成式

作，以致于宋张淏在《云谷杂记》中为之大鸣不平，称：“韩退之、段成式皆有《送穷文》，退之之作固不下成式，姚铉编《唐文粹》录成式而不取退之。《平淮西碑》，亦只载成式父文昌所作。铉自谓所编掇菁撷华，得唐人文章之精粹，举此一端，是得谓唐文之精粹，可乎？”殊不知宋初重骈文，长于骈俪的段氏父子自不能不入选也。

五、该悉内典，爱好小说。《酉阳杂俎》续集卷六《寺塔记下》“事征”条说：“诸上人以予该悉内典，请予独征。”连僧院中的高僧都佩服他对佛典的精熟，这足以证明段成式的佛学造诣甚高。如果有人怀疑段有自吹自擂之嫌，那么读了宋黄伯思的下面这段话就应该释然，黄在《东观馀论》中说：

段柯古博综坟素，著书倬越可喜。尝与张希复辈游上都诸寺，丽事为令，以段该悉内典，请其独征，皆事新对切。今观靖居碑，亦昼上人以其博涉三学，故诿录寺赞也。文伤太拘酿，要为不凡。虽奇涩不至若樊绍述（樊宗师）绎碑之甚，然亦轧轧难句矣。碑大中中作，而左金吾长史颜稷所书，殊有楷法。唐中叶以后，书道下衰之际，故弗多得云。（卷下《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后》）

南唐刘崇远《金华子》卷上亦载一事，也能考察段成式的腹笥如何：

段郎中成式，博学精敏，文章冠于一时。著书甚

重，《酉阳杂俎》最传于世。牧庐陵日，尝游山寺，读一碑文，不识其间两字，谓宾客曰：“此碑无用于此矣，成式读之不过，更何用乎？”客有以此两字遍咨字学之众，实无有识者，方验郎中之奥古绝伦焉。

自汉魏以来，中国的志怪小说创作便与内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段成式该悉内典，这与他爱好志怪小说或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。反正他虽说该悉内典，却并不痴信鬼神，这一点他曾多次提及。例如，他在《好道庙记》（见《全唐文》卷七八七）中说：

予学儒外，游心释老，每远神订鬼，初无所信，常希命不付于管格，性不劳于郭璞。至于夷坚异说，阴阳怪书，一览辄弃。自临此郡（按指处州），郡人尚鬼，病不呼医，或拜魑墦间，火焚楮镪。故病患率以钓为名，有天钓、树钓、檐钓，所治曰吹曰方，其病多已。予晓之不回，抑知元规忘解牛，太真因毁犀，悉能为祸，前史所著。以好道州人所向，不得不为百姓降志枉尺，非矫举以媚神也。

“非矫举以媚神”，这是段成式的基本立场。这一立场在《酉阳杂俎》的总序和《诺皋记》的小序中也有明确的表述。前者说：“夫《易》象‘一车’之言，近于怪也；诗人南淇之兴，近乎戏也。固服缝掖者肆笔之馀，及怪及戏，无侵于儒。无若诗书之味大羹，史为折俎，子为醯醢也。炙鶡羞鳖，岂容下箸乎？固役而不耻者，抑志怪小说之书也。”后者对上述意见又有

新的申发，他说：

夫度朔司刑，可以知其情状；葆登掌祀，将以著于感通。有生尽幻，游魂为变。乃圣人定璇玑之式，立巫祝之官，考乎十殽（晕）之样，正乎九黎之乱。当有道之日，鬼不伤人；在观德之时，神无乏主。若列生言灶下之驹摄，庄生言户内之雷霆，楚庄争随兕而祸移，齐桓睹委蛇而病愈。征祥变化，无日无之，在乎不伤人，不乏主而已。成式因览历代怪书，偶疏所记，题曰《诺皋记》。街谈鄙俚，与言风波，不足以辨九鼎之象，广七车之对，然游息之暇，足为鼓吹耳。

可见段成式喜谈志怪，却无意于鬼神、释道，他只是认为征祥变化乃属自然现象，即使形诸笔端，亦不过是一种游息鼓吹，可作为生活正味的调料，并无伤于大雅。

从以上叙述中，我们知道了段成式是一个阅历丰富、知识渊博、精通佛学、爱好志怪的人，而这一切正为他编撰《酉阳杂俎》一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。有了条件也还要有动因才能进入写作状态，段成式的写作动因没有直接的文字交待，我们只能去分析，那么除了前面所引序言中讲到的他对“及怪及戏”持欣赏态度而外，还可以从另外一条旁证材料来推断。段成式寓居襄阳时与温庭筠过从甚密，温庭筠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也开始撰写志怪小说，后来结集为《乾牋子》三卷。“牋”同“馔”，与“杂俎”一样都是食味，温庭筠以食味喻其书亦本于段成式。《乾牋子》原有

序,《郡斋读书志》称:“序谓语怪以悦宾,无异馔味之适口,故以《乾臈》命篇。”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也说:“序言不爵不觥,非熏非炙,能悦诸心,聊甘众口,庶乎《乾臘》之义。”温书命名尚且与《酉阳杂俎》出于一辙,那么序中所说一定也是捡拾段成式之牙慧。由此不难断言,所谓“语怪以悦宾”,也应是《酉阳杂俎》总体上的一个编纂动因。

当然,因为《酉阳杂俎》形同类书,各部分可以独自成篇,所以我认为这些不同的部分亦非作于一时,因而它们各自又应有自己独立的写作动因。譬如《诺皋记》部分,应该起因于“览历代怪书”以后的一种感情冲动;《广动植》部分,应该起因于弥补经史未列草木禽鱼之缺憾的愿望;《寺塔记》部分,应该起因于对亡友和旧游的怀念;《金刚经鸿异》部分,则应该起因于受命讲解《金刚经灵验记》。如此等等,可以说皆有具体而微的直接诱因。与写作动因相关联的是写作时的时间,既然各部分作于不同的时期,那么合为《酉阳杂俎》一书后又是何时问世的呢?大抵因为史料匮乏,这一问题尚未见有人提出确切答案。唯有程毅中先生在《唐代小说史话》中指出:“续集卷五《寺塔记》的前言讲到自己‘大中七年归京’,可以知道续集写作于大中七年(853)之后。”其实这也只是《寺塔寺》上、下两卷如此,是否可以判断续集其他部分同样作于大中七年以后则未必。不过就温庭筠东施效颦结撰《乾臘子》而言,推测《酉阳杂俎》(包括前集、续集)的最后结集期限应不晚于大中十三年

(859)。鲁莽点说，也许段成式就是在闲居襄阳这一年把陆续写成的各个部分汇编为《酉阳杂俎》一书。温庭筠是此事的目击者，故而产生了撰写《乾臈子》的兴趣。

《酉阳杂俎》的命名颇有新意，历代竞相为说，耐人寻味。“酉阳”二字的出处，有人说是取自梁元帝（初封湘东王）萧绎赋中所说“访酉阳之逸典”。梁元帝好聚书，“逸典”就是秘书。“酉阳”指酉山，刘宋盛弘之《荆州记》云：“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，相传秦人于此而学，因留之。”（《太平御览》卷四九引）至于“杂俎”二字，俎是宴会时用来盛菜肴的几案，杂俎即是把各种菜肴杂陈在餐桌上，诸般品味全都有。段成式在自序中曾说过：“诗书之味大羹（祭祀用的肉汁），史为折俎（折解盛于礼器中祭祀牲体），子为醯（xī，醋）醢（hǎi，肉酱）也。炙鶠（xiāo，猫头鹰）羞（馐）鳌，岂容下箸乎？固役而不耻者，抑志怪小说之书也。”显然，他认为自己的书虽然不是“大羹”，但也不失为百味，且有异乎流俗之处，故以《酉阳杂俎》名之，令读者含咀不尽也。

据段成式自序，《酉阳杂俎》“凡三十篇，为二十卷”。今本前集二十卷，子目有《忠志》、《礼异》、《天咫》、《玉格》、《壺史》、《见编》、《境异》、《喜兆》、《祸兆》、《物革》、《诡习》、《怪术》、《艺绝》、《器奇》、《乐》、《酒食》、《医》、《蹠》、《雷》、《梦》、《事感》、《盗侠》、《物异》、《广知》、《语资》、《语资》、《冥迹》、《尸穸》、《诺皋记》（上、下）、《广动植》（一、二、三、四）、《肉攫部》，恰

好三十篇，可证自序乃为前集而作。两《唐书》本传不言卷数，泛称“数十篇”。《玉海》卷五五引《中兴书目》称“《酉阳杂俎》二十卷，唐太常少卿段成式撰。志闻见谲怪，凡三十二类（按，此说疑有讹误）”，又，“段成式《续杂俎》十卷，录异事续之”。衢本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皆著录为正集二十卷、续集十卷。由此可知，今天通行的前集二十卷、续集十卷的格局，自宋以来已然如此。

商务印书馆辑印的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收有《唐段少卿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》，为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李云鹤刻本。李刻本录有宋人序跋三篇，按时间顺序应为宋嘉定七年（1214）周登后序（在前集卷末）、宋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邓复序和淳祐十年（1250）佚名序。这说明《酉阳杂俎》的最早刻本出现在嘉定七年，只有二十卷，无续集，至嘉定十六年才有了陈某所刻正续三十卷本，其续集底本乃邓复家藏本（详情见邓序中）。后来又有彭奎实重刻三十卷本，淳祐十年佚名序即记其事。上述三个宋本今皆不存，目前传世的三十卷本的较早刻本，当属明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赵琦美校、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李云鹤刻本。此外，又有明末毛晋汲古阁刻本，续集刻成于崇祯六年（1633），正续皆编入《津逮秘书》。清修《四库全书》所用的底本号称内底藏本，实则全同毛本。他如《学津讨原》本，篇目与赵、毛本同而文字有异。在刻本外还有一个抄本值得注意，那就是《百宋楼藏书志》所载劳权校本，此本原为明张丑（米庵）收